

興

陳師德

實紀名定守之弟蔭補承事即先生

之學

李周翰

見語類。答李伯諫書周翰頃倒相

前語類說

朱飛卿

見語類

鄭子上

實紀名可學號持齋莆田八官忠州  
勸以副所望著春秋博議等書。先嘗  
警公謂颺了甜樵樹巡山摘醋梨見語類

林一之

實紀名類

李堯卿

實紀名唐咨先生稱持循雅飭

陳安卿

史道學傳名淳漳州龍溪人先生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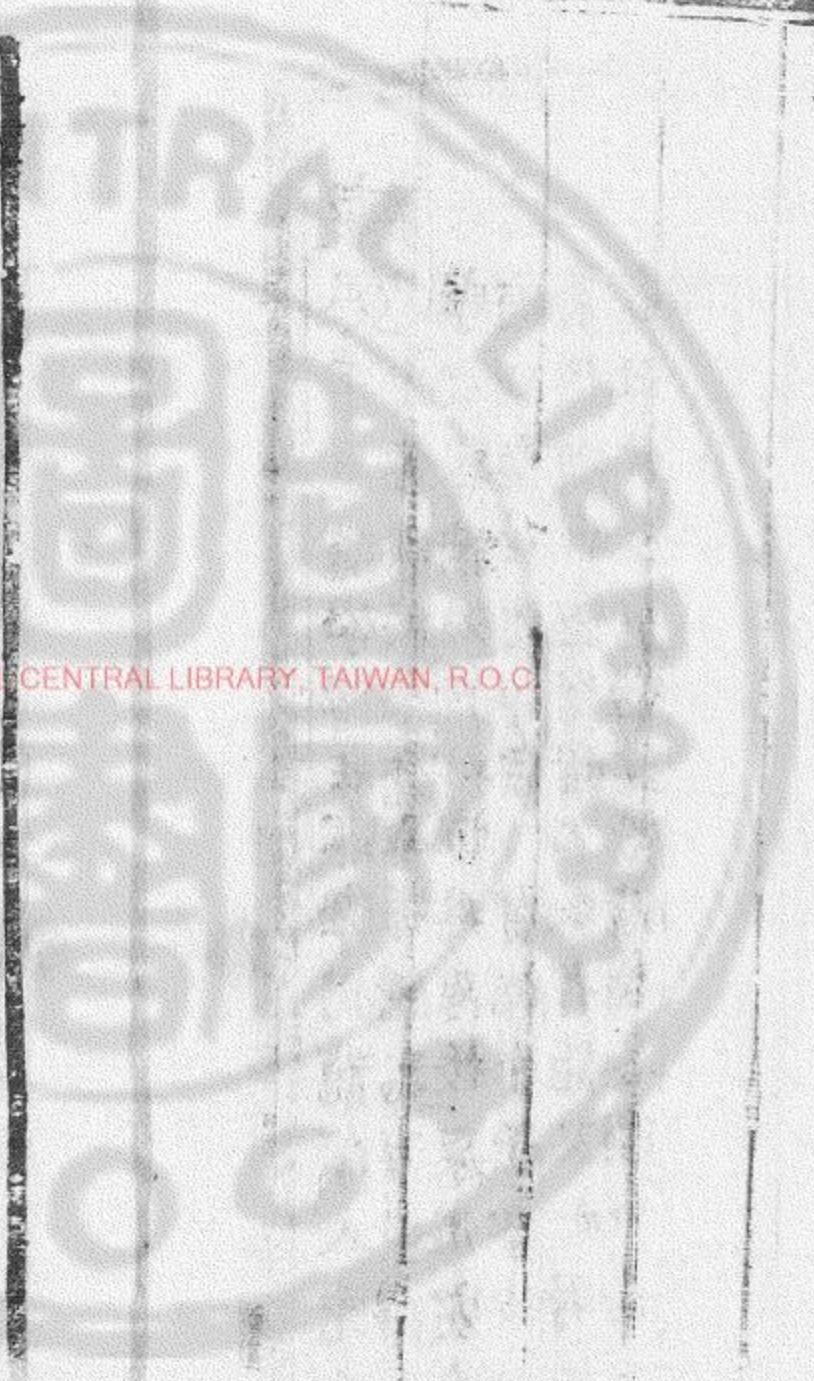
孝友名播天下以恃養恩授泉州安溪簿  
有四書口義等書。實紀朱子嘗曰安卿  
看得道理儘密諸生未有能及之者學者  
稱北溪先生錄其語號菴谷瀨口金山所

節酌通編卷之十五 知舊人問答

知舊人問答

答趙子欽 彥鼎

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已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者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恠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考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



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別添料釀玄酒而和大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身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虚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騫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去歲承

書之日適有江西傅子淵在坐蓋喜聞足下之說而以示之子淵不善也熹猶未以為然然自今觀之則拙者之見累為有愧於子淵矣願賢者深思而有以反之勿使熹為終有愧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入更須自體究

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並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  
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  
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  
彊實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  
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  
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  
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  
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  
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

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  
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尚多彊說  
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先聖所  
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洪正爲救此病  
耳無由面話書札不得究所欲言而衰晚疾病  
恐不久在世間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區懷  
抱得以傾倒而萬一辱有取焉亦非小因緣也

答詹子厚

所寄喻趙二書及復齋行實真詞三復悲歎不  
能自已嗚呼世豈有斯人耶銘墓誠願劬區區

但時論如此兩三年來不敢為人作一字而猶不免今譴責方新豈敢干犯且當謹藏以俟雷霆之威有時或息而熹偶未死則終不敢食此言耳萬一溢先朝露則諸賢之言自足紀於後世亦不待熹而顯幸密以告汪喻默會此意勿以語人也

答曾泰之

所示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脩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

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

答徐載叔

知放船下都爲排雲叫閭之舉此意甚壯示及藁草詞氣奔放而敘事詳密病中目昏略一披覽甚快鄙意所論亦切中今日之弊如經題破碎近日尤甚前日江東未得請時嘗欲到官後檢舉諸州所申入一文字劾其戲侮聖言之尤者一二入雖或未必聽從亦且令人傳笑少警昏俗旣不成行此事又且已今讀來示如癢得搔也但此事更有根本今徒然說得病痛不知

如何下藥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揀  
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  
棄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滯聲美色不  
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  
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放翁之詩  
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  
篇者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  
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已蓋愛之者無罪而害  
之者自爲病耳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  
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

江東先生嘗爲江東轉運副使以疾  
辭一識其趣此句上下疑有關誤

答葉正則適

采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  
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  
人爲已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  
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胷次宜其愈求而愈  
不得也旣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  
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爲未合  
於聖賢之中耶

向來相見之旨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

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  
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  
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  
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  
語不唯它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皆曉然  
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  
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  
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  
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  
高自標致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舍胡影

唐本  
計能

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  
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  
不免一向自瞞彊作撐柱且要如此鶻突將去  
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  
須有人識破未論它人只自家方才如何得安  
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  
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  
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  
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  
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

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  
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  
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  
明去取直截剖判不湏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  
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  
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  
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  
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  
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  
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

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吝損也  
劉智夫此間相去不百里暑中未得款會同  
志難得但恐自處已太高了不肯放下就實  
做工夫耳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會子  
實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下得  
與聞於此道之傳真有以也

答徐居厚元德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  
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  
且適意遮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



損入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况古入之  
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  
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  
之而匆匆不暇今亦不特為養病發也今人但  
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  
此却不知得它合下是甚次第大底本領方有  
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  
子而后嫁豈不惧哉至於平心和氣却是吾人  
學問根本亦不為病然後當努力也

言方賓王誼

伏自先入實與公侍郎文有遊從之好而熹  
歲又得以州縣小吏趨走莫府之下辱慰薦焉  
衰悴無堪不能有以報效萬一每念知顧之重  
未嘗不愧且歎也屏居窮僻病懶相仍又不能  
一通問訊門下然知舊問亦未嘗不詢扣動靜  
而鄉往不忘也屬者入都不能半月而匆匆以  
去乃辱專人追路惠以手書意寄勤厚三復增  
美且審即日極尋尊僕萬福益以為慰示喻為  
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  
講習未有能及此者甚慰鄙意但以所謂三條

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  
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謂別  
作一段不言不語底功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  
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  
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即  
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  
何如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  
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  
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

之間無處不下功夫乃無間斷耳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  
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  
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  
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  
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  
言耳

所謂仁字大槩近之而以發生流動之端緒爲  
仁則是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程子所謂陽氣發  
處皆指情而言之不得爲仁之體矣又所謂事

物之理皆具於流動之端然後見義之多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此語亦似微有義外之病大抵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為易見

前書所喻思索皆甚精密不敢草草奉報嘗徧以示諸來學者使各以意條析之近方略為刊訂欲因嬖女使人轉以寄呈而臨行適病不能料理簡書令人檢尋不復可得方以為撓而後問適至欲追思錄寄而心氣衰弱如墮渺茫不

唐本  
檢

復可得今姑據所見略具別紙有所未安却望報及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若曰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郭郭也以此攷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

元唐本  
作天

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  
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拳作弄  
做元來大事者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  
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  
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  
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効驗然亦不  
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  
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  
人徒增競辨之端也音向  
負荷也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槩皆得之但大學次序

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  
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功夫真有效驗爾非  
謂前段功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  
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實下  
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  
地即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  
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閒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為  
師真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  
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歎

外廷諸人不易扶持得且如此如鄭補之輩尚  
可望也向上一節則遠方不得而聞矣閑退之  
人雖不敢復發口然畎畝之憂不能忘也  
病中却於詭偽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則非昔  
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也周高二君恨未之識  
近覺朋友未說見得如何且是做功夫未入腔  
窠所以泄泄然終日無進步處非但新學小生  
爲然也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  
義少安俯仰無愧它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

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  
路徑閑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  
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聲

四出  
驚

德聞知有進處甚善此亦賢者切磋之力但不  
知時論既爾能不退轉否耳周南仲書來甚勤  
然覺得安排準擬之意多而無鶩直向前之氣  
若一向如此遲回擔閣恐難得入頭處也所喻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  
相續處只要常有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

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  
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  
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陳師德

定○俊  
卿之子

熹愚不肖且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  
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  
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  
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  
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  
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

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  
皆非如近世荒誕恠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  
玩意之以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  
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  
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  
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  
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  
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  
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  
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善學者  
此知言

伊川易傳序中語

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鄉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況聞左右體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答李周翰

憲跼伏累年不獲以時候問作止區區鄉往蓋不自勝今歲適滿六十而衰病支離無復四方之志恐不復得遂既見之願矣茲辱惠書三復感歎來喻諄復益見謙光又愧向來妄論之率爾也然是非得失之間正當精察而明辨或者內實安於舊習而陽爲是言則非素之愚所望於高明也無由面論臨書浩歎

答朱飛卿

持敬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其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紛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鄭子上

可事

所謂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窮理此說甚當未足

云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它事只是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即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為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入欲便行矣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唯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此却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浙人爲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又可



懼也

大抵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神領略取大體規模  
却便回來尋箇實下手處著緊用功不可只守  
著此箇行程節次便認作到頭處也治道去泰  
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  
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  
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  
若一切漫漶十分放倒而曰吾姑去泰甚焉則  
是誠滯邪道之詞而非所以爲訓矣聖賢惡似  
而才正爲此也尚安得捨吾不可易之權度而

拘彼漢儒黃老之餘哉不知子上以爲如說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  
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  
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  
事如溫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  
曰吾欲兼教耳此只是者道理不透非獨欺人  
而并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  
致其知也

論其理則心爲粗而性天爲妙論其功夫則盡  
爲重而知爲輕故云所謂盡其心者即是知性

而不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  
反復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  
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  
耳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  
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  
靜此又何關於氣乎

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  
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  
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

儒釋之異正為吾以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  
理為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  
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  
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  
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

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已心地功夫事上  
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  
間斷子上於講論處儘詳密却恐此處功夫未

到所以不甚精明於已分無得力處須更於此  
子細著力以固根本為佳

近修何業因來幸語及也此間夏間精舍有數  
朋友自憲避地入山遂皆散去今則其室人虛  
蓋火色如此想彼自不敢來此亦不敢願其來  
也閑中看得舊書一過有所未安隨筆更定恨  
相去遠不得相與討論也

病中不敢勞心看經書閑取楚詞遮眼亦便有  
無限台整理處便恐犯忌不敢形紙墨耳因思  
古人是費多少心思做下此文字只隔一手便

無人理會得深可歎息也病中不敢出門已累  
月精舍亦鞠為茂草塊坐無晤語偶便附此臨  
風依然

答林一之揆

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  
者所示亦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  
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  
久之自直截也養氣一章却條暢所以如此只  
為此章不雜其它說支蔓耳此得失之證甚明  
不待遠求也凡有之士  
敬疑當作看

答李堯卿唐咨

示及疑義已悉奉報但恐耳當據見成文義反復玩味自見深趣不必如此附會立說無益於事也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為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為吾道得此人也

安卿陳淳先生知漳州時安卿以州人

學受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

某往與先兄異居不知考禮經輒從世俗立

家先龕子妄意按溫公書儀立牌子一句不知用古尺只用匠者尺頗長大且實植於地考用紫囊妣用緋囊共用一木匣從上罩下至跌伏承台誨云而今不可動謹輒再請家中所設之主尋常只講俗節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時祭及禰祭某皆預祭執事自先兄去後舍姪承祀祧高祖而祀先兄為禰某家中既有家先上闕高祖之祭下無禰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移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當祭禰之月亦欲私舉禰

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成支子有祭庶子祭  
補於禮經不合

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遽以義起也况有俗  
節自足展哀敬之誠乎

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答陳安卿

與朋友共敵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  
心但於目間合用之物貧無財置之也艱故  
或敵則闕其用亦不能忽然忘情於是物而  
不爲之嘆惜不審此於無憾意有妨否

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敵之物  
亦非賢達之心也

發憤忘食是始者著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  
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二者先後自不同而  
氣象亦自不相並按集注意是二者齊著力  
到老如何是二者之辨處恐在學者於此有  
先後之截而聖人徹始徹終渾是如此但以  
其序而言則且如是分別否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  
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

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來喻未然而集注亦未盡也

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爲難掄力辭而峻拒則又恐拂情而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其有情輕不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吊者恐亦不能終食之間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它所與夫送人之葬

而與飲昨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者謝氏此章之說其未意恐施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

聖人情性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爲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耶聞韶忘味之說亦然恐皆過矣所喻行吊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問伯夷叔齊

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

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

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

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淳向者道院中常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有動意否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并有

動之理淳思之心本是箇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不動之理然既是常惺不惺地瞑然不省則謂之不動意亦豈不可耶而先生却謙意字句也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因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惺地惺不惺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

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冥冥萬事不知  
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  
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  
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  
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為驗也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動中之動  
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  
寤陰寤清而寤濁寤有主而寤無主故寂然感  
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火全心明  
全不收

安卿因此答而有再問  
書論此理極備見性理

情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  
為之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  
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  
賀高侔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  
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則  
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為此則是人子  
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  
也其義如何

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



已者其情各不同也

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歛然終守臣節即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食肉不食馬肝 漢是 帝時齊人轅固與黃 主爭論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必若 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防非耶於是

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罪。漢書郊祀志武帝時郊 支國貢馬肝石其國人惟餌此石如馬肝色和 九轉丹一長年不飢 披白髮皆黑。治平要 覽註走馬肝 食之殺人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無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為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

然自有而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  
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  
井則合當為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  
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為恃  
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  
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  
當惻隱與夫為父當慈為子當孝之類是也  
一泛就事中又細諫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  
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  
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

正而為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  
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為非理矣此  
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  
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為  
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它又如動靜者氣  
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  
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  
則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  
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  
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

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  
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  
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  
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  
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  
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  
該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  
為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唯專以  
當然不容已者為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  
類舉矣





節酌通編卷之十六目錄書知舊門人問答

揚仲思 實紀名道夫浦城人有語錄子

謝成之

李子能 實紀名克宗泉州南安人○按

陳廉夫 實紀名址莆田人思補監南安監孫

之俗孫

陳叔向 名葵處州人南宗司教官先生云

舒提幹 名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初從

娶徒步往從之弟進士為江西

顏子壽 名鑄

唐本作元宗

李次張

方平叔 名銓

王欽之

胡平一 名元衡

揚志仁

實紀古復號信寧州長樂人

徐子融

與黃直卿相友善云

實紀只梅子融云所及山朱子梅其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也

宋深之

實紀名之深雙流入弟之潤江生

宋容之

見上即

宋澤之

見上即三者豈不以銘文事當在最大

陳器之

實紀名植求嘉人號潛室著木鍾集

葉味道

史傳名味道即名賀孫以字行更字

徐居甫

實紀名寓永嘉人號中庸諱有語錄學求師

清脩字 寓實託 之誤 作寓

全書有陳比徐師公也

徐志伯 名法

鄧衛老 實紀名

張敬之 實紀名題文

丁賓臣 名碩

黃嵩老 名景中

黃令裕 實紀名

林正卿 實紀名舉福州長有梅馮集及記類

人

李巽卿

程次卿 實紀名求奇號拾齋志之

龔伯著

汪叔耕 實紀名華號方集

李元翰

方履之 實紀名武人壯

方若水 實紀名壬甫田二金第亭卿縣之後嘗

為長泰主簿見先生

方子實 名芹之

竇文卿 實紀名從周母陽人有語錄一統

從朱子學及歸築室講道

李公晦 見二卷

戶部通志

三

應 彌實紀作

李處謙 實紀名壯 祖之弟辛未進士調

閉典刑見上

劉履之 實紀名砥 號存菴長樂人先生嘗曰

錄家孝友臨事謹長有語

楊子順 實紀名復 正朱

吳仲 此符與頓同蒲

吳斗南 名人珠

輔漢卿 實紀名廣 號潛庵慶源府人居崇德

為動先主下器重之嘉定傳問仕志為禁

陳思誠 名京思

陳衛道 名華

陳才卿 實紀名文 號克齋信州人

進有語錄一統志講學鈔山著書自樂

余正叔 實紀名大 雅上醜人進有語錄

余方叔 實紀名大 道理備穩實

趙恭父 實紀名師 邨嘉興通判

趙致道 實紀名師 勉齋撰允生行狀公為先生

康軍多善政 台寓錄號遠

中約通扁一六目錄

台島球

一統



節酌通編卷之十六 書知舊門人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答楊仲思 道夫

云無思無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又聞尊文遠出不知是往何許尊年獨旅恐非所宜爲子弟者當有以代其勞也漳州陳安卿書來甚長進不易得也

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就此玩味庶幾漸次簡潔分明仍就實處加功勿令間斷乃實

爲已物耳不然辨析雖精無益於得也

答謝成之

熹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恠者况  
身外之悠悠又可復置甯中耶所恨聞道既晚  
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  
使斯文蒙其黜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

答李子能元宗

累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如此用力頭  
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  
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

元唐本  
作元

心常有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

答陳廉夫 後卿之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  
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  
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  
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  
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  
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方便有一日之  
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  
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

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  
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  
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  
益也音藉以鐵有所劫束也  
上聲鍛器也莊子錘錘之間

答陳叔向

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今世莫  
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  
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  
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為深切  
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

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  
所當知耳

答舒提幹

示喻兩條深荷發藥偶奉祠已得請姑為辟色  
辟言之計蓋固之禍恐亦正坐不能知難而退  
耳

答顏子壽鑄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  
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  
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

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  
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  
人心不止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母  
為卒陷溺也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  
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為善  
一段功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據以審  
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為然  
耳

答方平叔

伏承遠貽書劄禮意甚勤而所以教誨責望之  
者甚至熹愚不肖懼不足以當也顧獨惟念自  
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  
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為世用則  
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  
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  
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  
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  
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認認然常有憂其不合

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  
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  
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也孟子曰人  
病舍其田而美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也輕其論在狃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  
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  
亦足以判然無待於辯說之間矣

思理切

### 答王欽之

承論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矣

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為之間玩索  
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為助而  
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  
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  
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為此耳至於義理雖  
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  
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  
為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  
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  
學之無益也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  
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  
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  
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  
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  
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躡等之弊終無  
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  
命浼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  
看一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  
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及復玩味久之必

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  
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  
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况所謂死  
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功夫耶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  
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  
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  
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  
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  
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

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答胡平一元衡

所喻三代正朔之說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移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

則似不若闕之之為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為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

答楊志仁

按大全書答志仁二書則上註瑋下註復今按朱子實紀門人  
有揚復字志仁號信齋長溪人善家禮  
一書註云而無揚瑋也繳况語類訓揚志仁  
語意有如書中

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

名板二下  
並無下注  
並有只一  
事有之而  
又脫揚志  
二字可更  
詳之

如此著實用工但此亦且是依本分事正不須  
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肯  
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  
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  
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  
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  
一邊將為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  
至德之論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  
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者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  
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

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  
嘆且以夷齊為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  
為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  
不敢大開口說令人宵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  
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以為然也然當更  
思之若信未及即且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略一  
審玩便自見得也

尤當疑駭 尤當  
作尤與猶通

答徐子融 昭然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乎融忘氣剛決故所  
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



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  
自信不為高談虛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  
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

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

去也聖書可惜會參多一唯他人耳行事無非往

作者名氏考  
聯珠詩格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  
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捨能異衆  
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  
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

去都無意味枉費華舌如向來所論雞抱卵事  
才卿便取僧言以為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事與  
吾不同之實固為踈略而子融力攻其失乃不  
於此著眼而支離蔓衍但言雞不合抱卵而不  
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卵凡皆類此全不予細只  
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間數為賢者  
言之所謂向外非子融不能閉眉合眼也謂想  
子融自持有此便謂已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  
不服而有此門之辨至於詞氣俱厲殊駭觀聽  
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為不勝

已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  
淺看了今若寬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  
自己習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當以手檢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伊川先生言性即理  
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  
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  
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  
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  
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  
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

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  
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  
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  
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  
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  
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  
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  
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  
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  
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

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

此性者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已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甫立此論以爲宗旨蓋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

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  
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  
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  
也當初方叔問性於先生先生答之而方叔又與子融辨難了融來質之故及方叔人陰爲

禮記陰人陰爲上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午節後方能強起  
比前一二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  
足恠者亦有朋友十數人在此相聚絕少得穎  
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猛省亦不可全責學者深  
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負所

以來之意但恨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爲之表率  
使相觀而善耳所論方叔之說大槩已是其性有昏明則又將性作知

覺者矣

答宋深之之源卷三昆季若水之子若水墓誌見大全九十三卷

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  
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  
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  
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  
也

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

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  
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  
輕質薄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微幸躡等  
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  
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  
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  
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 詳約  
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  
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得已  
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  
欲以口舌技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  
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  
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  
况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  
有不可勝辨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  
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

答宋容之之注

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

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  
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  
如此涉獵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  
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  
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  
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  
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  
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  
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  
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且

答宋澤之

之問若水第二子此在第三  
者豈以銘文事當在最後耶

先丈郎中已遂窀穸之奉昆仲越數千里而來  
求銘再遣使而後得達此意已不可孤向後因  
循未必得償此諾則何以見先丈於地下遂留  
來人亟為草定繕寫封內云云大抵今之學者  
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  
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  
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兩宜  
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為此心之  
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向者蓋

亦屢嘗相爲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功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繆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恣蕩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胷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脩己治人之方乃可

### 決擇而脩持耳

答陳器之

號潛室所著書曰木鐘集行世

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

答陳器之 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下詳著其條而說自

具至孟子時異端蠡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  
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  
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  
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  
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  
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僮侗都無一物所以  
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  
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  
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  
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

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  
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  
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  
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  
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  
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  
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  
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  
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  
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



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  
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邈其  
情而遙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  
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  
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  
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  
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  
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

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  
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  
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  
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  
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  
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  
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  
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  
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  
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

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葉味道質孫

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所喻既耐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會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荊之語今偶之見當時往還舊牘因更考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

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  
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  
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豐其廟則  
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豐其  
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  
可以壞豐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  
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謂日則  
上食於祖廟則  
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  
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志所謂豐廟而  
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

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

合所謂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

不合疑左氏此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  
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左氏

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

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

又謂日上食於祖禴月祀於會高時享於二祧

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

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

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

攷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遽遷而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以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為快乎

禮記下四宗家  
禮作則當從之

五服飲食居處之節昨嘗聞其略但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之文注云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嚮隅滿堂不樂服既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為之制節可乎

舊君也  
大夫本稱主

禮既無文不可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不

知小功總獨無明文其義安在

禮既無文即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

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婿之父母死女之

本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

之何或云當

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

嫁則服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

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

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

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

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

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

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妻之黨自

相姑也夫之黨其全賀有姑其夫家反歸父母家既

耆老他日捨兄弟姪之外無為主者但不知

既無所附豈忍其神之無歸乎謂主姑

**禮** 有脫誤

附禮本行  
唐本家下  
空一字今  
節本作也

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  
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女子適人為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賤婦  
喪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繼看喪大記曰喪  
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賀雖令反  
終其月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填乎因  
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  
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又如之何

補填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  
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

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誚也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門生之禮若在  
高等恐例須謁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  
必請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  
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為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  
否季敬子尚留此志尚聖苦不易得但看義理  
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徐居甫 密

寓所見鄉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  
無後遂立異姓為後後來弟却有子及舉行

祭禮異姓子既為嫡主與凡題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論宗法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預其祭而已今異姓為後者既非祖宗氣血所傳乃欲以為宗子而專主其祭乎寓意欲以從弟之長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著名行禮喪幾祖先之靈或歆享之不知可以義起否

立異姓為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

吊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

則令節  
本作須

或情分之厚者若用泛常之人只當於行吊之時不飲酒食肉吊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疎但則少變平日以存古意可也

誤

但則  
則字

有服則不但吊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

答徐志伯浩

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卧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為前賢祠堂

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爲此耳幸試思之

答鄧衛老綱問近思錄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直上者不爲物慾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綱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

助之間也

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敘綱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

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爲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爲正耳近



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

答張敬之顯父

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

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痴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

也

答丁賓臣碩

夫道在生人月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躡等自謂有見講論之際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

况唐本同  
韻會覽通  
作况

之前月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為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益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况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卻之非獨於左右為然也

答黃嵩老 景申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所欲為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即以此目

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况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恪 一作黃敬之  
令恪名孝恭

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又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

此正是深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  
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  
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騫  
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  
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  
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  
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  
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  
受天命也而可乎圍指李通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

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  
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  
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  
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  
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  
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  
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  
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  
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  
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  
義多所未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  
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  
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  
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破此病  
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李巽卿

所喻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  
緒太多却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  
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

不必如此閑計度也

答程次卿

示喻存心之說比固為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  
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  
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  
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  
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  
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  
以反復之

答龔伯著

示喻以明尸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  
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  
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  
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  
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筭可謂舛矣願以此而  
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汪叔耕

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  
通者而修之於已之爲本用力於文詞者若窮  
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

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  
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  
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  
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  
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  
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  
連篇累讀而不厭耶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  
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  
矣請繼今以言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

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糲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截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擎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而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大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了

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愚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

憂之幸且置此而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  
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  
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亶亶而上達焉則道  
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  
已了然心目之間矣

答李元翰

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  
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總存得此心  
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  
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

云云則便便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不以  
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  
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  
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  
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萬理之原萬事之  
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  
爾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决夫復何言然聞  
高風第劇歎尚但所謂難者過之下復致疑此

則死沈悠悠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却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間好資資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

答方若水

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者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唯不得

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并之

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竇文卿從周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  
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為  
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為自畫也彼以空言  
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  
為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為空言  
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  
問寡曷嘗敢是已非人而有安於不進之地哉  
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  
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

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會逐段  
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  
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  
書之為愈也德意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  
下而中自怒之意皆是學問不得力處吾輩觀  
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為學之要只在實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  
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  
應分却向裏工夫

示喻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

省察之功而不廢誦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  
為己者為師而深以今人之為人者為戒則庶  
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夫為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  
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

恐不當祭憲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  
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  
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  
祭處恐亦可暫停也

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胃生已者則

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

以別之可也

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右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何稱祭於何所

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為祖母而自稱

孫無疑矣

此問妾母世祭其孫何稱

答李公晦

方子號果齋

所喻數條謀道一章若取舊說則二語為複出  
矣兼又有以學求祿之嫌恐不若今文協而義  
精也至之一族被擾非常極可念渠近日講論  
儘精細但前日念不思難生此事端累及無辜  
為可恨耳

所喻四說往歲在彼固皆聞之只是欠却明理一說如東坡所謂不以火點終不明耳

答李處謙

壯相濱老之子

大抵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答劉履之

石

衰朽益甚思與朋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願如履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爲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著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功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舉所累也

答楊子順履正

示喻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旣大爲利祿所失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撥捨之工又

自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似却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即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

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至於書中所說則惰念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它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

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曾子也曾子連切集念帽之節

答吳仲

珙按大全目錄只作吳生此仲恐是生之誤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間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

間唐本  
以月

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頃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憲之愚無以及此然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而又不取摘一

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澆高明之聽也

答吳斗南人傑

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元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故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

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爲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爲執事者慮之也

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莫獲也心不耐間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

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令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

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

若論爲學則考證已是末流況此又考證之末流恐自此不須更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若遂困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熹之愚竊爲賢者惜之也

辨其蘭蕙等考證未盡而其未言此

答輔漢卿廣

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  
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  
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  
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請以盡鄙意更  
樂勉力卒究大業

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者舊作諧書其  
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  
窮也見論

知徙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爲慰此間年來應

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  
共講間有一二則其鈍者既難揆洎敏者又不  
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風  
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脚不住千萬更加  
勉力以副所期柴中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  
詞甚壯亦聞之否此一等入謂爲道學之人  
中行報漕司語見宋鑑寧宗

慶元三年

年滿七十禮合休致又以罪戾不敢自上奏牘  
百端懇禱僅得州郡申省狀一紙與郵吏投之  
此事或觸禍機不可知但已斷置一切不計較



矣恐有浮議相阻止者幸勿聽也比來看何文字做何工夫亦頗有進處否精舍亦有朋友數人相聚李敬子胡伯量尚未去早晚頗有講說但每相與共恨賢者之不同此樂也味道間寓書館今尚留否耶其在彼者頗皆相見否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甚難得人況更向上事耶省闡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且得安坐喫飯已是幸事豈可別有冀望耶承許秋涼相訪甚幸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

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覲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

答陳思誠景思

承喻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而服膺弗失者甚慰甚幸然此乃近世所謂詭僞之學而斥去之者向來雖或好之今才隱諱遁逃之不暇以賢者之門地聲迹蓋將進爲於斯世者而乃有意於此何嗜好之異耶夫名實義利爲己爲人之判正則之言是也但其所爲者要當真實

有用力處所不爲者要當深自省察蚤戒而預  
遠之是乃所謂徵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  
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爲則亦君子之  
不取也

答陳德道輩

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  
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  
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  
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  
離雖豪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

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  
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  
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  
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  
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  
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  
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  
微細辨別今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  
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  
是逆著此理宵中洞然無纖豪疑礙所以才能

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  
理亦不是兩事也

示喻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  
平處講究踐履日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  
且拈向一邊又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有別不  
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  
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  
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  
籠侗恍惚之間也所謂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  
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

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  
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  
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  
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  
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  
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  
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  
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  
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  
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

唐本下  
註必恐  
浩界畢

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籠侗底影象來此單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烹向來亦會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擯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

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

答陳才卿 文蔚上 餅人

秋試不遠計不免小忙然以義理觀之此亦當有處也來書所喻大率少寬裕之氣有勁急之心如此不已恐轉入棒喝禪宗矣切宜省覺不可一向如此也子融看得文字痛快直截可喜想時相見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

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熹碌碌如斯但耳老益衰已分上自未有得力處朋友功夫亦多間斷方以爲憂而忽此紛紛遂皆不敢爲又留計未知天意果何如也

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傅兄相聚看得甚文字想其家務不能專一不免小作課程而令其日有常度則積累久之自見功效矣明年只在水北即亦相去不遠猶不廢切磋之益也子融日益孤高深可歎羨一壽却煩達之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目前頗費力耳所示儀禮兩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答記向後因讀它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

示喻憂懼所奪工夫不進此亦別無他巧但得勉力向前爾

康節文字二兄亦已見之熹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啓蒙所載爲有發於易它則別成一家之學季通近編出梗槩欲刊行且文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

謂正叔子融

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開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正叔遽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

深可警懼真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余正叔大雅

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

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  
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  
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回當以敬為主但更  
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  
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  
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  
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  
舊墮在此卜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  
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  
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

德自此者耳前日三詩亦未見踐言之效只成  
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槩皆是平日對塔說相  
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  
夫力揀此病不可似前汲汲悠悠虛度時日也  
示喻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  
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  
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  
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  
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  
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

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  
真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  
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  
問及論語中著力今有人會通處即它書亦不  
難讀爾

答余方叔 大猷

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  
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  
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

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  
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  
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  
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  
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  
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  
滿之處也而可乎

答趙恭父

又云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  
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師邦字書坤居  
顯切邑各又亭各

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會用力不  
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間斷但



日用間常有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有長進矣  
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  
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  
明安穩無疑滯也致道苦歸甚令人作惡謀認  
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  
更相勸勉為佳耳

又論亦有真知而有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  
便是知得不會透徹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  
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不會真知砒霜能殺  
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眾略知之外別有真

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  
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所說  
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善致道恐亦不  
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勸勵今已是不得已而從  
官唯有韜晦靜默勿太近前為可免於斯世耳  
一或不幸為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答趙致道師夏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  
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  
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

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即是理少又豈不可  
以偏全論耶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  
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  
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  
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  
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左

此明

總象

此證

惡幾

周子

誠

幾

善幾

胡氏

誠

幾

之意

之說

善幾

左唐本作  
右元本作  
古者誤

善惡雖相對當分實之天理人欲雖分派必  
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  
榦自榦而未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  
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  
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  
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  
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  
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  
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  
向背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

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此說得之

（上蔡）云佛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

言心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爲性而儒者以主宰爲心所以相似也釋氏以緣景而生者爲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爲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遮低一級故雖欲歸於清淨寂滅而卒不能離形而下者也然雖遮低一級而僅相似以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真妄而皆妄而皆以爲真其於感物則不分真妄而皆以爲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真妄云耳此其大不同也

大學亦是

（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  
意以爲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  
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  
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  
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  
此病又何以救之敢乞指誨

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  
而審其輕重且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彩也  
節酌通編卷之十六

葉水心誌  
其墓文獻  
通考有山  
序集

節酌通編卷之十七目錄書知舊門人問答

朱朋孫

周純仁

名雙見語類中  
書意公時在謫中

周南冲

名南冲江人  
賜第授文林郎與婦翁黃度俱入爲

黨後召試館職策  
詆權要終于家

孟良夫

名尊

許生

建名中應爲鄂州教授  
稽古閣先生記之

章季思

名康先生書張氏所刻潛虛圖  
後有泉州季思侍郎疑是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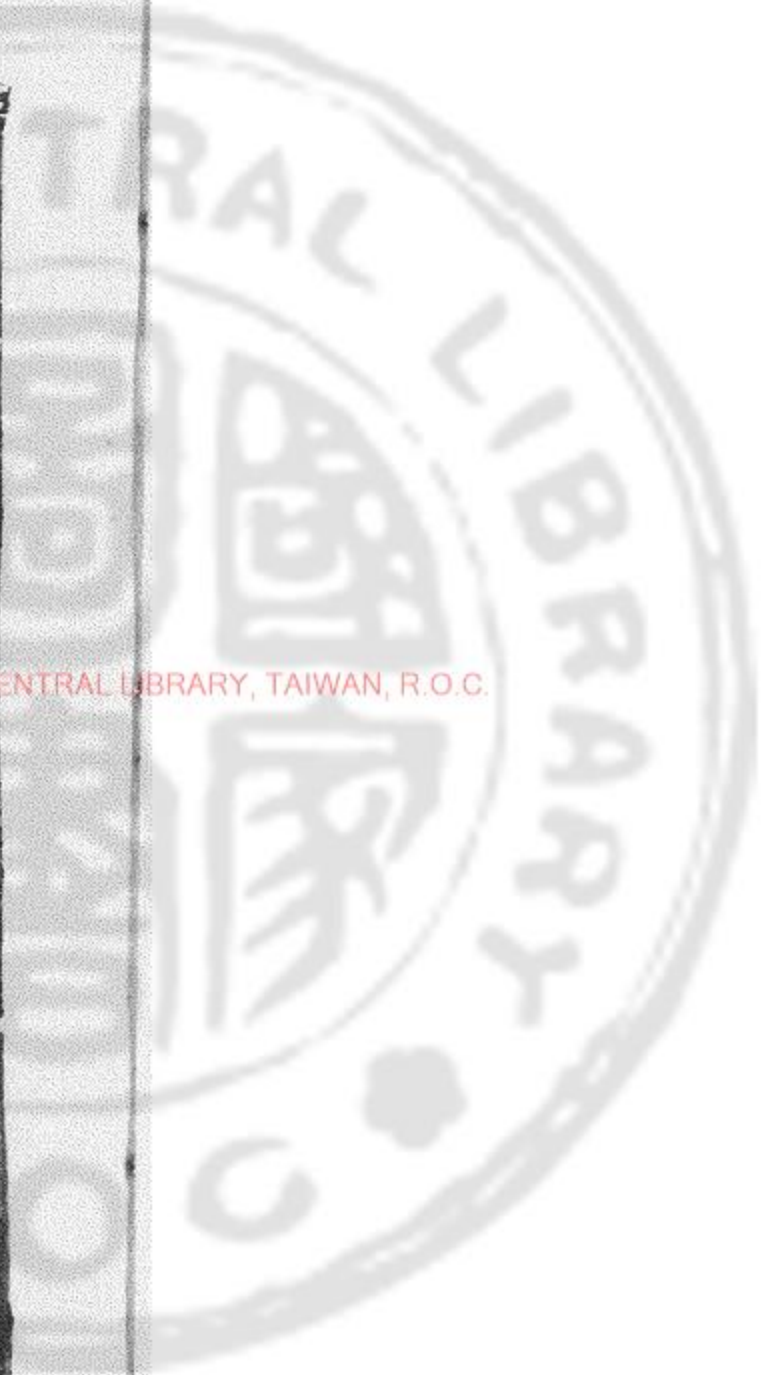
杜叔高

實記名游  
金華人

汪易直

按先生答公首書言改名事云或已  
得先端明本旨即不必改也又一統

節酌通編卷之十七目錄



攷一統志  
弟字當在  
三聘上大  
作太

志汪應辰子名遠易直必遠字  
也達登第亦官端明殿學士  
彭子壽登進士以特制寶謨閣致仕卒張學  
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  
晚號止堂謚忠肅○實紀官吏部侍郎煥  
官再知江陵以爲學追三

折子明是此人有書則彼先而此後○范直閣  
女婿爲利  
劉君房之元孫

會無疑名三弟三聘三英公少府新除人兄  
社合力求去號雲葉○養老書譚益公門  
人與揚東山相過從○亦見鶴林正雲

會擇之語類問答疑亦臨江會氏  
度周知性善堂集○一統志云云早從朱子  
子誨以正心誠意之學○即所謂山陽慶氏  
李誠之學先師爲之作○知黃州立二程祠於

徐崇父門朱子稱明白剛正以教名齋終寶  
等謨待制謚文清○實紀著讀易記  
林叔恭實紀名善趙幾道人語錄○宋濂集  
潘子善語類名時舉臨海人○實紀有語錄  
爲軍教授○實紀  
以時舉爲字○實紀

林德父名至○一統志華亭人上舍釋  
歐陽希遜廬陵人○有語錄

希實紀作

海人

正史作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著春秋集傳等書  
上海臨之誤

嚴時亨 實紀名世父臨江新喻人。一統志

曾光祖 實紀名與宗寧都人號唯菴肇慶府

曾景建 實紀名極大異之。一統志氣豪於朱子

張元德 實紀名以直我閩主崇信觀致仕以主一

甘吉甫 實紀名節臨川人。有語。一統志

林退思 實紀名補永嘉人。與黃直卿書稱

王晉輔 實紀名有江山之勝晉輔信臣子而子約

杜仁仲 實紀名仲源續錄良仲多碑號南湖仁

杜貫道 實紀名黃巖人。廉所稱見林叔恭下

池從周 實紀名黃巖人。定持利黃巖人

胡文叔 實紀名環

台寓錄良仲進士終東陽縣志

台寓通編十二目錄

三

奚仲淵

黎季忱

傅敬子

亦見語類

傅誠子

高國楹 陳止齋集有送國楹從

常鄭鄉

李晦叔

實紀名輝南康建昌人疑燔之兄有錄問名○按答公書有令弟論顏子

云去令弟當是指燔

余國秀

南實建昌人

李敬子

宋史道學傳名燔南康建昌人舉進士從朱子學以弘名齋終直秘閣主

管至道宮謚文定蔡念成稱公心事如秋月學者宗之與黃勉齋並稱曰黃李



節約通編卷之十七 書知舊門人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答朱朋孫

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恠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

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

答周純仁

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爲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略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爲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紛有損無益也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

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閑逸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周南仲

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旣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旣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

喻許以兩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目已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

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誑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孟良夫猷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即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爲學矣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答許生 中應

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中羨名好事之學爲

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脩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蠡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禳之

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

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它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

答章季思

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又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杜叔高

頃與仁里諸賢屢講此事尚多未契足下必已

管西通經十七  
五  
聞之若以愚言爲是則固無今日之辨若以爲  
非則又何以見語爲哉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  
詞惟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  
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  
然以勝私復理爲已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  
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懼也足下試以  
愚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賢之明訓必有  
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揆事而無不  
合毋徒苦心勞力爲此傳會穿鑿而卒以陷溺  
其良心也

示喻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  
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爲不切今人都不理  
會却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  
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它人然亦只  
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吟者成  
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  
失美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喻乃知後來思之  
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  
本欲誑人却反爲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便能  
發悟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

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幸文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爲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爲忤也

須言艱苦也必指辛棄疾幼安也

對語生受

### 答江易直

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爲己之切尤以爲慰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也

無待於自欺士敬云欺恐當作訟

答彭子壽龜年

齋銘之屬豈所敢承况此病餘昏憊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爲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僭復言之以爲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誓御之戒而學日益進德日

益修矣

答折子明

伏蒙鑄喻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熹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喻之嚴遽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



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  
可以給此切告矜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  
之至

答劉君房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  
者興起而熹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  
承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於忠定公之言  
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墻而想望其  
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  
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

此而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  
但來喻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為夢此則賢者慮  
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冊有能誦其言行其  
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  
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

答曾無疑

三異  
門人也見壽親養老書

詩卷寵示尤認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既歎其精  
麗發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為大言險語以  
投世俗之耳目也然承論及為學之意則似所  
志又有不止於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

雅意姑欲粗一闖其藩籬而爲彼善於此之計耶抑將勇革舊習而直欲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亦未免爲空言也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此固未易以毫楮旣而承見語亦將有枉顧之期矣儻得面論庶竭鄙

懷顧此迂闊干觸科禁恐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處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爲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爲何物而後有以存之旣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雜豈

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則顧始以前者所引(孟子)之言為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遺訓以參驗之則夫人之所爲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而循習之者始爲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真不足學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爲學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爲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功夫若見

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衣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爲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承喻令兄喪期於禮闈計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詳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爲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

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

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

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它義理精微十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覆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指意所在句句而講

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煩如此  
妄自拘束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恐或可  
信則一兩月間天氣差暖或能乘興一來面罄  
其說庶幾彼此殫盡免至如此擔閣虛費光陰  
也檢  
當以手檢  
乎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為人但不知中間相  
聚所與切磨誦說者果為何事計於緊要親切  
處亦未必能盡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  
夫有志者豈當為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  
其身乎

答曾擇之祖道

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  
爲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爲斷殊失禮意  
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  
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  
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  
不當葬也  
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  
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  
會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會點之從容然其功

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曾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答度周卿正

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李誠之

說○說祖邵當苗劉之變以大義折凶鋒見言行錄

昨蒙不鄙俾撰先正文集後序自知不文不足以副厚意願以先契之重鄉往之深且欲託此以少見尊獎節義別嫌明微之意以是不敢力辭而輒草定其說以求商訂區區之心蓋未敢自以爲是也所欲更定尊復明辟四字刊去繁冗著語精切前輩所謂自有樞字正此謂也玩

味歎服不能自已但平賊之功雖由外濟之語  
乃是區區鄙意分功紀實以息爭論之微指朱  
丞相所記當時之事非不詳明正以欲專其功  
而反詆呂張為敗事又其後深詆李趙諸公誣  
謗已甚故讀者往往心非而鼻笑之并與其可  
信者而不信之也願熟思之恐不可改如何朱

非相勝

答徐崇父

僑義烏人謚文清宋學士  
集訓未門高弟朱同善樓大

非葉由庚  
皆師事之

日用功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

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教情  
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卧而以為當然則已  
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  
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  
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著此重處識取正  
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

答林叔恭

裕天  
台人

為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  
思前算後也

答潘子善

裕天  
台人

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  
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况彼  
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惻惻相觀而  
善似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  
至矣竊意若以聖人爲標準何不可之有若  
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哉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  
聖人爲標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  
顏子喟然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

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  
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  
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  
心之用未知是否

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  
了則便無可思量矣

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  
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  
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



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  
 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今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所  
 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謂孟子大學說  
 正心處不知敬仲如何說可更扣之須盡彼說  
 方可判斷未可便以己意障斷它人話頭也純  
 仁可念此間方為季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  
 禍乃更甚於季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  
 改移新學復為僧坊塑象摧毀要替斷折令人  
 痛心彼聖賢者尤不免遭此厄會况如吾輩何  
 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

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唱率

功夫殊無次第諸友以思董叔重也敬仲揚簡

云韻會尤通作猶詩傳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  
 性理羣書直作猶書大禹謨註尤懼守己者固  
 近思錄亦作猶此謂聖賢尤不免然無  
 義當與詩序書註同作尤字此說是

所謂為學功夫亦甚穩密尤以為喜更切勉力

乃所學也揚敬仲其人簡淡誠懇自可愛敬而

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

辨論正不必徒為嘵嘵也

所喻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為佳學禮

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

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為佳

答林德久至

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間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效也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豈比

等多因朋友辨論問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為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

說朋友指陳潛室答書論玉山講義見上

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為可惜今外廷尚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

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  
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  
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  
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  
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它法只日間  
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  
益然亦只是積累以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  
速不得也蓋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  
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  
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

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  
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  
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  
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  
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  
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  
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  
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  
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  
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

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者便省力耳

龜年子壽  
堦當从石

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憤憤耳賢者敦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為幸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

氣力不能與人劇論甚覺負其來意也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日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難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大抵日困應接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隻眼了些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目

管子通編 二十一  
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別紙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効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

近地教官闕次必遠旣非祿養之宜又不更治民亦使人怠惰苟簡非所以磨厲器業似不若參選擬一近闕丞佐之屬爲佳也熹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待次閑中足得爲學未爲失計要之仕宦只合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令人干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却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有提撕不與俱

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疑義已略用已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  
復大抵似用意未精齟齬未破也漢卿甚不易  
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  
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  
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  
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  
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  
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素疾病益侵氣痞死弱不能屈伸屏居無事尚  
能讀書而以病故不能俯伏几案所幸猶有一  
二朋友早晚講論少足爲慰耳引年告老昨以  
鄉閭橫議官吏過憂久不得上至煩臺評播告  
後乃得之尸居餘氣何足爲世重輕而每煩當  
路注意如此旣以自歎又自笑也幕中無事儘  
可讀書不知比來作何功夫因書筆略及之也

答歐陽希遜 謹之

所示疑義比舊甚進所未安各已疏出幸更思  
之因風喻及也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  
弄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

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摸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吾人為學自為己事豈以時論而少變千萬勉力

今觀所論全未致思草草看過率然發問殊非所望於朋友也

答嚴時亨世文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

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性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禮書近方略成綱目但疏義雜書中功夫尚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著實進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

不待勉而固矣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天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程先生)有隙中目光之論最為親切更須詳味於心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東使自為一列不為衆人所壓亦不壓却它人即所謂遵也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答曾先祖

與宗自號唯庵為學之禁興學者諱名其師與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孫原一原郊俱博學工詩

知別後為學不倦甚慰然所謂念欲刻苦加勵又恐遂成助長之患而致知之功亦非旦夕可

元本 作勤



見唐本  
亦是

冀則似未得箇下手處也大綱且得以敬自守  
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見致知知得一分便有  
一分功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  
加勸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  
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為憂也

所示問目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為學根  
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  
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  
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  
念無異矣所論內外賓主之辨意亦得之但語

猶未瑩須知在內之日多即是為主在內之日  
少即是為客耳只如前所論用功久之自當有  
進蓋已得其要領不身如此切已致思也

熹行役已涉建昌之境垂老復出非力所堪深  
以愧歎耳所示為學之意甚善此事元無窮盡  
不可計功程但當鞠躬盡力看到甚地位耳

答曾景建

程極上晦庵詩今見翰墨全  
書又詩入玉屑論景建詩云

云

厚書文詞通暢筆力快健蔚然有先世遺法三  
復令人疊疊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為不

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宗舍人公謂王荊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

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識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所示佳篇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遊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

舍人公南豐韓切齒而按臨正

指禪學

便中辱書簡知向來徧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  
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也比日秋清計所履  
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  
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主  
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  
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  
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  
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  
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柴君書甚

善令人亦未說到此異端之敝自是已分上差  
却入路欠却功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  
以攘斥爲已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  
徒爲譎譎而已若之何所能喻諸人哉幸更思  
之若於已分上真實下得切已功夫則於此等  
亦有所不暇矣

熹以臺評蒙恩鑄免尚爲輕典感幸深矣而所  
連及反罹重坐令人愧惕今因其行草草附此  
恐其在塗有合料理事得爲善念幸甚其人辨  
博多所該綜亦可欬扣也

蔡西山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會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  
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  
只依文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  
苦思轉求轉遠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  
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  
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  
成澆薄無餘味矣爾雅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  
須閑費日力也

近來不知所觀何書或有所見因風筆示若得  
乘此春暖與吉父相約俱來以踐前約豈勝幸

甚征尚之說甚新但此等無所考据不若姑置  
之而涵泳於義理之實之爲得也

答張元德

治門見宋鑑高弟列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  
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  
苟爲不熟不如稱禪非虛語也此間事雖不多  
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  
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虚心熟玩乃見鄙說  
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  
也

示喻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閑過了誠可惜耳所示諸說似未尋著縫罅雖已各注其後然只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名齋之意甚善然著實用功不須如此安立標榜處雖亦未有大害然亦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是當自無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

示喻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直與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待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音君處見送行語令兄意亦甚佳兄弟自爲博約想有味也但甘君詞筆頗工而趣向未正數日苦口告之未知能勇決否耳甘君歸可更切磋之人材難得可惜只如此汨沒了一生也

字  
言甫

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是傷歎然當路攻擊意

弟唐本作  
弟頴會學  
弟作弟

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這前禁錮之類而  
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為  
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為懼而賢  
者乃以勸彭文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有安近  
與學者講論尤覺積深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蓋  
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  
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  
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  
但輪流通念而囊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  
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大

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

詳故拘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

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

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

日月決無所益也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

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

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

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

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

可默喻矣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令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入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窠却本文肆為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

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剝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只此數字分明即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

予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却恐不免真爲擎拳豎拂者所笑矣  
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功夫正當於此者取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舊與朋友說話每恠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會著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求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節臨人

此間爲況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



去亦隨時之義也所示之說今却附還大抵看  
得未甚浹洽言多窒礙且宜少讀而益加潛心  
反復玩味之功也

答林退思

補人末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  
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  
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  
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  
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

答王晉輔

峴

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  
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  
量力且要曉得上下文意未可便肆已見妄起  
浮論也

薰病益深無可言者前書所論告子之說此等  
議論不須置意中亦不須容易與之辯論且只  
自家理會聖賢之所已言而求其肯意之所在  
久之精熟自然見得是非不著問人矣徐侍郎  
所欲鏤版之書恨未之見然此等亦不必看待  
亂人耳且著實向裏就切近明白實處理會便

不設人也

荐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  
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令不獲已輒以數字附  
于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  
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  
害也向來字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  
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  
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  
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  
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

徒近以唐  
本作若口  
以今館本  
作者徒以

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論益苦  
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  
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已則自將無慕於外  
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  
徒近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  
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  
之抑乎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  
下矣所喻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李童言  
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近  
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

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為一分而遙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苦隨俗各祭之為便也程糾所編年譜是終身者得此事不透深可憐憫吾友今亦未須理會此等且理會自家著緊切身要用底道理久之見識漸明履踐漸實自不被人瞞亦不須與人辨論紛爭也(季章)耿介於人有責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逸居獨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矣日滋功夫無由長進不可忽也每念仁里諸賢相與甚至向未得與之

痛相切磨悠悠歲月日益晚莫良以為恨如無疑亦然也因見各煩為致此意

答杜仁仲良仲

伊洛淵源續錄良仲諱  
號方山黃巖人實紀亦云知仁燁  
之弟此先仁仲後良仲未知何如

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之面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為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望異時有以自得之

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同席而居矣

答杜仁仲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又當自得力耳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千萬勉旃少

副所望

少疑當備以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

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三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良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處耳

良仲所示疑義已附已意於其後試詳考之更加虛心游意反復玩味又當自釋然也仁仲反

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即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咕咕  
小人

按抑文註咕咕多言貌他揚其

### 答杜貫道

讀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虚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

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節次示及諸說皆善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矣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良仙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大幸面見指說殊勝書問往還也

###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明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難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

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為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

答明文叔

環○明當作胡

作難

承書喻及先世交遊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為慰今世徇俗為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徃徃又以驚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喻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答奚仲淵

示喻所聞足見志道躬行之實慰幸歎仰蓋不勝言義理之間誠當明辨然非有格物致知與敬以直內之功則亦難明而易失來喻所謂熟處難忘者恐坐此也然亦學者之通患如熹正苦此而未能自說耳伯起舊游每病其不以此事為急今乃能勇猛精進如此人固未易量也計左提右挈長者之力為多異時歸老田間復得此一益友為幸甚矣趙德廣在此日相見殊愧不能有以發其志意者昨見所與渠書當知

所以自勉也

義理

元本亦作

自說

然

### 答黎季忱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封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爲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爲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

### 答傅敬子

昨承遠訪別來又已累月辱書欣審比日所履佳勝講學須且著實自家理會寬著意思涵泳思索方能自得如今來所喻亦須且自看有疑慮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濟事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真實做功夫何用此等裝飾耶

### 答傅誠子

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

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  
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  
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  
會且計箇書讀換却許多勞攘久之須放得下  
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何問之有  
如此紛紛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高國極

障止齋集有送國  
極從學朱元晦詩

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  
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  
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

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  
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  
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為失也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為喜學校規矩雖  
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  
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  
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  
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  
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